

# 上高会战

SHANGGAO  
HUIZHAN

1941—2011 “上高会战”胜利70周年

谨以此文祭奠在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中，  
牺牲、长眠在上高镜山脚下的四千中国英魂

杜青◎著

# 上高 会战

杜青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高会战 / 杜青著. --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229-04745-0

I. ①上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0356号

上高会战

SHANG GAO HUI ZHAN

杜青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选题策划: 胡波

责任编辑: 李子 马春起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特约编辑: 翡翠

装帧设计: 元宝

---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20 mm × 1000 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220 千字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745-0

---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楔 子	001
第一章	003
第二章	040
第三章	069
第四章	088
第五章	107
第六章	122
第七章	137
第八章	154
第九章	174
第十章	194
第十一章	213
第十二章	231
尾 声	251

## 楔子

“好朋友，好兄弟，大家去当兵，保卫国土莫迟延，快上战场杀敌人，杀尽敌人回家乡，回到家乡享太平，好朋友，好兄弟，请你仔细听，日本强盗不赶走，我们大家活不成，我们不愿做奴隶，大家快快去当兵

老井，枯枝。

在时间的侵蚀下，老井旁边那简陋的老屋也显得出奇地苍老和疲倦，铸井工匠们刻意在井旁石板上留下的字迹和条纹也早已模糊不清

江西上高下坡村，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子，这也是60多年前那场战役战斗最激烈的地方。早已进入迟暮之年的老人李福秀轻哼着60多年前的这首抗战歌曲，眼睛逐渐湿润，她感慨道 “90年代吧，政府在官桥一带发掘出了大量毒气罐，那是鬼子溃败时来不及带走的毒气弹，当时建房的民工不知道那是毒气啊，挖掘的时候一不小心，使一千多人都中毒了，50多年了还能害人，你说那鬼子坏不 ”

老人说的这个事件是1992年5月发生在江西上高官桥的一件事情，其时当地正在扩建圩集，民工们在地下挖出了很多瓶瓶罐罐，乡下赶集时人又非常多，于是都跑去围观，后来很多乡民莫名出现呕吐以及身体溃烂等不适症状，随后当地统计，出现相关症状的当地居民居然有一千多人，这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经过核查之后发现，原来，这些挖出来的东西是日军在上高会战大溃败时遗留的毒气弹，那二百多枚斑斑锈迹其实就是包裹罪恶的毒气弹，是日军侵华的又一有力史证。

老人的语言有点含糊不清，但这已经足够，她依稀能把人带入当年，将人们带入到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当中——其实能够记得这件事的人早已不多，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另一个老人——他甚至连自己叫什么也无法说清，然而你问他是否记得当年鬼子过来的情景时，他仍然全身颤抖着，甚至激动地挥着拳头，只是他已经无法用清楚的语言告诉我们而已。

“鬼子坏啊，听老一辈说，村里的东西，除了门槛前的石头，整个村的房子全给鬼子毁了，带不走的就烧、就搞破坏，还在井里投毒，在稻谷里拉屎。”隔壁的下坡新屋，年纪大点的其他村民也如是说。

“当时就是在这下坡桥周围，有个排长叫张天龙，还有个叫杜国雷的排长……听说都在这里死守，有人说他们死了，也有人说他们随罗将军的部队去别的地方了……反正啊，当时这里是血流成河，到处都是死人，到底死的人有多少？战后三年尸体堆过的地方，流出的水还能使人的皮肤溃烂，您说这是什么概念！”

在老人的描述中，张天龙的轮廓清晰起来，当时正是1939年3月的南昌战役，日军正猛攻南昌……

## 第一章

### 1

1939年的春天，赣江。

一只水鸟从浩荡的江面扑向天际，渐飞渐远，直至变成一个黑点，逐渐和远处一个雄伟的阁楼融合在一起，那阁楼是江西省会南昌最为显眼的建筑之一——滕王阁，它和山东蓬莱阁、湖南岳阳楼、武汉黄鹤楼一起，合称中国四大名楼。

此刻的天空一片灰蒙，虽然尚是正午，却像极了黄昏，空气中还带着一股刺鼻的硝烟味。

“崽哩子，游荡什么呢，还不快去逃命！”

滕王阁附近一条被炸得千疮百孔的街面上，一名老人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出现，操着一口典型的南昌话，正朝背个包袱四处游荡的年轻人高唤着。

年轻人一身补丁累累的草灰国军士兵装，早已被岁月磨得煞白，听到有人喊他，却并未说话，只是友好地朝老人笑了笑。

“崽是当兵咯啊，不去打仗一个人在这游荡什么！”看清年轻人的装束，老人的语气突然变了。

年轻人强笑着：“大爷，我受过伤，和部队失去联系好久了……”

“失去联系了？”老人的语气好了点，“现在到处抓壮丁，这些当兵咯，哪个和部队失散还会主动回来啊！”

年轻人不置可否：“大爷，您听说过57师在这一带吗？”

老人斜睨了他一眼，摇了摇头。

此时，后面传来一阵整齐的跑步声。

“快，后面的跟紧点！”一队士兵向前疾奔着。

一阵呜呜的警报声响起，尚未等众人警觉过来，天空中一个接一个的带翼大疙瘩突然倾泻而下，那仿如水鸟的黑点骤然变成了一架架战机。

“呜……”警报声越来越响。

“卧倒！快趴下！”领头士兵的声音被淹没在了爆炸声中。

“轰！”到处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整个世界仿佛要就此爆裂了。

“大爷，快趴下！”虽然只隔老人数米远，年轻人却根本无法近得老人身，他一边叫，一边本能地趴了下去，只觉得耳朵在嗡嗡作响，顷刻整个人就被笼罩在浓厚的烟雾之中。

而等他再抬头时，发现世界已经变了个样。千年古楼滕王阁塌下一大片，刚才还颇为宽阔的大路上已经坑坑洼洼，那队刚刚赶来的士兵更像瞬间从世界上消失了一般，再也见不到半个人影。

年轻人内心一阵悸动。这多么像半年前的那场战役，身边战友一批批消失，鬼子的大炸弹却仿佛永远用不完一样，源源不断地从空中抛下，多少弟兄空负一腔热血，想和鬼子拼个死活，却连鬼子人影也没见到就被炸了个灰飞烟灭。

年轻人再也不敢往下想了，因为一想起他他心里就会隐隐作痛。

他叫张天龙，他甚至连自己是谁里人都说不清楚，在那民不聊生的年代，他一直随父母逃荒，一度逃到了东三省——中国的最北端。在那，小张天龙终于发现，无论到哪里生活都是那么艰难——他很少能有填饱自己肚子的时候，虽然父母亲还总是把自己口边的那份粮食让给儿子吃。

但饥饿有时并非最致命。

1931年的秋天，当鬼子兵铺天盖地般地涌入东三省的时候，那隆隆的炮声让张天龙知道了这世上还有比饿肚子更可怕的事情。为了活命，张天龙的父母和其他人一样，带着恐惧和耻辱，携家带小向关内逃命，他们一家又开始了逃亡之路。稍有不同的是，上次是逃荒，这次是逃命。

一路盲目地逃亡，小张天龙见惯了鬼子的凶残，见惯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生命的卑微。其实早在1931年，在逃出东三省，父母亲先后丧生在敌机轰炸下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痛苦，他记得那个时候他只是本能地从地上爬起，然后便随着人流继续逃亡。之后数年的逃亡生涯，已经令他变得异常沉默寡言，也异常显得早熟。

“活着不容易，我得好好活！”看惯了死亡的张天龙常常这样想，偶尔肚子饱了的时候他也会想起，要为父母报仇，要去杀几个小鬼子，但是他也马上觉得自己这个想法近乎奢侈，连国民政府都一退再退，对日本人唯恐避之不及，他一个饭都吃不饱的人还谈什么报仇呢？这样一想，所谓父母大仇也就只能暂时搁置到一边了。

虽然他只是个孩子，但他也知道，他要活命，他得谋条生路。

在1932年，也就是父母过世后不久，他一个人体会到了什么叫艰辛。那时，他刚满11岁，为吃口饱饭，他自告奋勇拉了自己的壮丁。这以后，从20世纪30年代初那个军阀混战的岁月开始，他在各式旧军队里混吃混喝，到30年代末，就已经是个



身经百战的“老兵油子”了，他忘却了仇恨，见惯了血腥，由于战争和部队生活的磨砺，从他脸上的轮廓可以看出，早已脱去了20岁青年该有的稚嫩，而那脸色也犹如他的军服一样老旧而微显出古铜色。他的领章上，一根浅蓝色的底纹线穿了三个立体三角，那是国民革命军中上士军衔的标志——这通常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士兵的最高级别。

张天龙一溜小跑，半弓下身子用双手在刚才那帮士兵经过的路上猛刨，他那充满老茧的双手很快就因为过度用力而鲜血淋漓。

他所在的街上，竟然被密集的大炸弹掀起数尺高的新土堆。

“有活着的吗！还有没有活着的？”张天龙用嘶哑的声音寻觅着。

他仿佛看见了一个脑袋，一提起才发现是个血淋淋的半截头颅，“兄弟，这位兄弟……”

士兵临死的惨状使得张天龙哽咽起来，他看着提在手里的半截断头，眼泪哗然涌出。

养伤的半年工夫，他好不容易在一个乡下老人的草庐里轻闲了数月，虽然只是短短数月，却是那么令人留恋的一段日子，他仿佛数个世纪没见过这种血腥场面一般，从心底厌倦了这种残酷的场景，可这一出来，他就得重新去面对了。

前面的新土中露出一只手臂仿佛还在颤动着，张天龙一喜，轻放下断头，使劲一拉，一截血淋淋的手臂被拔了出来，张天龙的脸色瞬间黯淡下来。

“没有活的，就没有活的了么？”他突然像疯了一般哭吼起来。

“妈拉个巴子，不就几颗炸弹吗，鬼子还没来你们就死翘了，真他妈蠢种！”

“蠢种……”硝烟弥漫的滕王阁传出阴冷的回声。

“崽哩子，崽哩子……”

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入张天龙的耳际。

“谁，谁还活着？”

张天龙一喜，但他马上辨出这是刚才那名老人的声音，不管怎么样，总算还有个活人。

“崽……崽哩子，告诉你哦，你也别难过，国军就是这么不经打，老汉我不会说谎。”

老人颤抖着在张天龙的身边坐了下去，他的身上到处是血，语音因激动而颤抖：“看看哦，刚才还活生生的一群后生眨眼就没了，还没一个老汉的骨头硬！”

张天龙望着他，老人这种状况他在战场上见得多了，那分明也只是个弥留之际的人，他哽咽着说：“老人家，您也别说话，您现在该好好休息！”

“是该好好休息了，家人全走了，老汉也是舍不得家，没走，现在真要好好休息了！”

老人喘息着，声音渐渐变弱。

张天龙紧张地望着老汉，“老人家，您……没事吧？”

老汉微笑：“我一大把年纪，能有什么事。崽哩子，要找部队往西边去吧，国军都到那一带打鬼子去了，城里的国军当然也不少，但你没在城里找到自己的队伍是不……”

“去吧，多打……鬼子！”

老人似乎微笑着叙家常一般，声音越变越弱，终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张天龙一阵内疚，哽咽起来，“老人家，您都快没了……还关心我！”

“老人家你醒醒！醒醒啊……”张天龙眼看着老人身体逐渐僵硬，但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
## 2

修水河边，馒头山。

1939年3月20日下午4时，沉闷已久的天空突然万炮轰鸣，日军以200余门大炮的强大火力开始向我国民政府第9战区防线、修水南岸猛攻。

为歼灭中国军队第9战区主力，迫使中国政府迅速投降，日集中第6、第101、第106、第116四个师团和独立第14旅团以及海军一部，由11军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，沿南浔铁路、德昌公路以及由鄱阳湖通过赣江水道向南进犯。3月17日，东线日军116师团一部附海军陆战队舰艇70余艘，在数十架飞机和毒气掩护下向修水河口吴城发动进攻，我32军141师等部奋起抵抗；20日拂晓，西线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我73军阵地猛犯；当日下午，以101师团、106师团为主的日军先头部队向我中线79、49两军阵地重点进攻。

馒头山被一寸寸削平，坚固的工事被彻底抹去，南岸的中国守军仿佛被掩埋进了松土中。

数个时辰后，炮声沉寂，鬼子的炮轰终于停歇下来，从炮火掀起的松软泥土中爬出无数中国士兵，持锹拿铲紧张地构筑新工事。

天空突然变得模糊起来。

49军26师防区，一名士兵看着突然变得混浊而灰暗的天气，“咋个老天爷也不帮小鬼子——这么快就暗下来了。”

另一名士兵抹了把汗，“格老子，害老子喝了半天的灰，今晚非得摸几个鬼子耍耍。”

一名上尉不停地用望远镜朝前方观望，镜中一个人影朝战壕处匍匐而来。

“前面来了个人，娃看看去！”上尉向正在构筑战壕的几名士兵下令。

士兵们都没动。

“妈了个巴子，聋了吗？”

上尉正要发怒，几个士兵叫了起来

“雾，好大的黑雾哈！”

上尉强抑怒气，重新举起了望远镜。

一团黄而暗黑的东西正汹涌而来，而且越来越密，上尉内心一紧，随即高呼起来 “给老子停下，都停下，鬼子放毒气了！”

几个班排长抢先响应，从身上抽出毛巾，但更多的士兵尚未反应过来，持工具傻站着。

上尉额头上露出青筋，厉声高喝道 “瓜娃子，都他妈快把口鼻捂住了！”

一股毒气窜了过来，上尉掏出毛巾堵住口鼻，无法再叫。他眼看着士兵们打起了喷嚏，然后一批批士兵在他面前瘫软下去。

阵地完全笼罩在一片暗黑的烟雾之中。（此役，日军一次性动用20000只烟雾喷射器向我馒头山阵地发射催泪喷嚏性毒气，我军官兵大量中毒。）

夜静得可怕，这时上尉被一阵微带寒意的山风吹醒，他感觉到舒服了好多，一打挺就坐了起来。

“龟儿子，都给老子起来！”上尉随手捡起支枪，拨弄着被毒气熏晕的士兵们。

被上尉砸醒的士兵们一个个还晕乎乎的 “连连长，咋个站不起来哈”

“瓜娃子，都他妈雄起！”上尉火气甚大，“听好了，不管起不起得来，反正，那鬼子很快就会攻过来！”

士兵们一个个仍旧像放了气的球，任凭上尉如何咒骂也无济于事。

此刻一名士兵快步奔入战壕并脱下衣服，那衣服提在手上沉甸甸的，显然被水浸湿过，士兵也不说话，将衣服在众士兵脸上逐一抹过去，说也奇怪，经那一抹的士兵们好像突然精神了许多，一个个慢慢站了起来。

上尉眼瞅着这名士兵，走了过去 “你娃叫什么，哪来的哈？格老子，以前就没见过你！”

士兵笑了笑说 “长官，我刚来你们这里，我在找我的老部队。”

上尉好像想起了什么，“崽儿，白天过来的那个人是你哈！”

士兵点了点头，“我叫张天龙，我过来的时候，刚好鬼子朝你们放毒气，我瞅着不远处有条沟子，就奔那去了。”

上尉很惊讶地望着他，“不简单哈，格老子你这年纪还是新兵蛋子吗？”上尉突然瞄见张天龙衣服上上士的领章，“瓜娃子，都上士了！难怪这么机灵哈，格老子还在奇怪你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，原来跑河边去了 小鬼子也够快，刚才你过来，爷都还没摸清你的模样，毒气就来了！”

“长官，您客气了，请问您这里是……”张天龙见这上尉和气，反而显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他话未说完，便被上尉打断了，“找老部队？兄弟，那么麻烦干吗，都是中国军人嘛，哪都一样，一样打鬼子，一样升官发财，留下哈，格老子，绝不亏待你！”

“长官，这……不大合适吧！”张天龙见对方这么热情，越发有点窘了。

“巴适，巴适，哪个王八羔子敢说不巴适了！”上尉一使眼色，“弟兄们，大家说巴适不！”

“巴适巴适！”众士兵附和起来。

上尉转身，朝一名上士嘀咕起来：“对头，这人就给你了，你娃知道连长的眼光不会错哈！”

上士年纪和张天龙相差无几，一张学生样的娃娃脸使他稍显稚嫩，置身于这战火连天的战场仿佛极不协调。他祖籍广东，名叫曾天耸，是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，原本就是个学生。他的家境非常富有，只是为了打日本才远涉重洋回到了祖国。

曾天耸脸色微红，“兄弟，留下吧，您看连长对您多器重啊！”

“这——”张天龙原想拒绝，但是看见众人期盼的目光，终于不再说话。

“进入阵地！”上尉突然高呼起来。

一阵坦克的轰隆声渐入人耳，头戴防毒罩的日军101、106两师团先头部队借“特种烟”（毒气）的掩护开始强渡修河，我中国军队在毒气中艰难反击。

馒头山阵地，日军攻势凌厉，我阵地最终被日军强行突破一缺口。

一名鬼子兵一刺刀下去，将阵地上因中毒而无法反抗的一名中国士兵刺死，另一名中国士兵刚站起半截身子，也因身体软弱无力被该日军反身再次刺死。

鬼子借着毒气的掩护对中国军队展开了血腥大屠杀。

张天龙手忙脚乱地捡过一支汉阳造，扣动扳机。

“喀嚓”枪栓拉上了，子弹却怎么也出不去。

“这鸟枪！”张天龙气急，正要再找支枪，一阵“轰隆隆”的坦克轰鸣声已经来到了身边。

“喂，鬼子上来了！”张天龙大叫，他一抬头，这才发现身边的人仿佛突然蒸发了一般，身边除了尸体，再也见不到半个活着的人了。

“打个鬼！”张天龙大怒，干脆扔掉枪就地一躺，也融入了尸体堆当中。

堆积如山的中日双方士兵的尸体更令人感受到初春的寒意。

为掩护集成坦克团渡过修水，日军派遣了20余架战机对我阵地猛轰，这种陆空一体的强大火力攻击将凌晨短暂的静谧彻底打破。

阵地上，一辆坦克缓缓驶来，而坦克对面尸体中一名中国士兵却突然“复活”，士兵紧抱炸药包滚到坦克边引爆炸药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坦克瘫痪，士兵肢体同时被炸飞。（据载，在此次战役中，中国军队49、79两军奋力抵御日军进攻，当日该阵地，中国士兵以肉体之躯炸瘫三辆日军坦克。）

“突突突”曾天耸也从尸体中爬起，端着一把ZB—26轻机枪在日军后面朝冲过战壕的日军疯狂扫射。

“你们……都没死？”张天龙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
张天龙突地上来，轻按住了曾的手，“兄弟，让我来！”

“你来？”曾天耸有点不悦，但还是把机枪递了过去。

“您这样不嫌太浪费了吗！”张天龙一本正经地接过了枪。

“浪费？”曾天耸惊讶地望着对方。

“对，机枪不能这样用！”张天龙肯定地说。

“突突突、突突、突……”机枪挺有旋律地重新怒吼起来。

“听出什么了吗？”张天龙边打边问。

曾天耸摇头。

“对于一名机枪手，子弹就是生命，每一发子弹还是要靠自己背上战场的，是吧？那打一发就少一发啊，一个人的体力有限，机枪耗弹又那么大，能背多少子弹？可上了战场天知道啥时有机会给你补充，所以我们必须节约子弹！”一谈到机枪，张天龙口中就滔滔不绝，手上却丝毫没有停下。

“喏，我现在射击的频率，这样吧，用数字来形容——比如说吧，按3、2、1、1、2、3的点射……就这么一个小习惯，但到底能节省多少子弹呢，说不准，可我们必须知道，有时战场上一颗子弹也是可以救你的命！”

他很快转换到了另一个射击点，“机枪手还要知道，凡事有利就有弊，机枪是杀伤力最大的步兵武器，但机枪手同时也是对方最为‘关照’的焦点，大多战场火力都会聚焦在对方的机枪手上，所以，我们还必须养成另一个习惯，机枪手，每打两轮子弹，也就是20发上下，最好换个射击位置，重机枪手没有办法，但我们的轻机枪手一定要遵行！”

“不错啊，不简单啊你……”曾天耸被张天龙这套颇为经典的理论折服了，惊讶地望着张天龙。曾从军资历尚浅，能做到上士，和他特殊的身份有关，参军前，他就代表他的海外家族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捐献了不少物资，还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其他抗战工作，他以前只知道机枪威力大，打鬼子好使，关于机枪手的学问，

却委实知道得太少太少。

“这有什么啊，只要用得着，谁都该明白这个道理的！”张天龙突然想到对方也是个上士，后面便住口不言了，机枪枪口喷出的火焰却一直有规律地往前面鬼子群中狂吐。

小鬼子开始掉转屁股，迎战张天龙他们，鬼子遭遇前后夹击，显得颇为慌乱。

“哇！”对方鬼子群突然大乱，一名军官模样的鬼子被张天龙机枪扫中倒下，他好像还在奇怪，这后面怎么还能响起中国军队的机枪呢，经过那么疯狂的炮轰和集群式毒气攻击，这中国军队不该在后面出现啊……

身边的鬼子乱成了一团，他们实在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多少中国军队，终于不敢再贸然攻击了。（不久获知，日106师团113联队少将联队长饭野贤十在馒头山被我49军机枪击毙。）

“格老子，小鬼子要跑了？”上尉惊讶地望着前方慌乱中的日军，他刚刚“复活”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

“连长，鬼子大官中弹了！”另一名爬起的士兵兴奋地叫着。

“提劲，死的是少将，少将！”上尉看得清晰，那倒下的鬼子就是个少将，他颤抖着，“瓜娃子，升官发财杀鬼子，这下全有了！”

“格老子，哪个打的哈！”上尉乐得嘴都合不拢了。

“鬼子退了！”

馒头山，中国防区开始沸腾起来。

日军混乱了一阵，很快又有序集结起来，凭着优势火力的掩护从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中冲出，混合着轰鸣的坦克声响从战场上暂时消失……

大雨倾盆，修水河边公路上，无数国军正冒雨前进。

“嗨哟！嗨哟！”一辆汽车陷入污泥，士兵们纷纷上前推车。

迎面一名军官骑马飞驰而来，看见这个场景，军官下马，将雨衣收起抖了抖：“不要管车子，加快速度支援前线。”

“弟兄们，我是26师78旅旅长王克俊，老天作难，让我们的援军陷在这里，可救人如救火啊，每耽搁一分钟或许就给了小鬼子一个机会，兄弟在这里请求大家了，请求大家放下辎重赶快驰援前线吧，前线已经等不及了！”军官站在一辆卡车上声嘶力竭地叫着。

“走吧，不要这破车了！”王克俊身边几名士兵被感染，附和着他高喊。

“把枪带上，把子弹带上，带不过去的不要了……”很快身边其他士兵也高呼起来。

士兵们在王克俊的动员下弃车继续前进。

雨越来越大，修水上涨到处都变成汪洋一片，士兵们无奈地行走在深可齐膝的水中。

南浔线上，日军坦克、汽车一辆接一辆飞驰而过，行进中鬼子犬养二郎脱下大头鞋，换上雨鞋，一身轻便地踩在公路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
“没有命令，谁让你换上雨鞋的！”犬养二郎身边一名浪人模样的鬼子朝他大吼，那是他的哥哥犬养一郎。

“哥哥，我还只是个学生，我不必听您的命令！”犬养二郎停下，脱掉雨衣大吼，“和您来的时候就说了，我可以不必服役……”

“混账，参加圣战，为天皇效力，是每个帝国臣民义不容辞的责任！”犬养一郎将二郎一推，犬养二郎手中的雨衣掉了下来。

犬养二郎一张学生模样的娃娃脸在雨中越发清晰，“哥哥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别叫我哥哥！”犬养一郎极为不屑地将雨衣拎在手里。

“犬养君……您就让我回国吧！”犬养二郎因为寒冷而颤抖着。

“回国？”犬养一郎冷笑着，“帝国军队刚刚遇到了阻力，曾经作为饭野家族荣耀的饭野君在馒头山牺牲了，饭野家族和犬养家族的关系难道你不知道吗，你在学校也是个唐手高手，就不知道为帝国、为家人做点事吗？”

犬养二郎低下头去，雨水已经将他全身淋透，“我不喜欢打仗，我更不愿意和你们到唐手的故乡来开战，我要回去，要回去！”

“回去？”犬养一郎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双手猛地一撕，手中的雨衣成了两半，“走！”犬养二郎被他拽起，随着坦克、汽车继续行进。

#### 4

位于南昌附近的第9战区前线指挥部里，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正看着地图发呆，从这雨开始下起，他的目光就一直盯在地图上。

罗卓英——第9战区任前线总司令，原名高哲，学名卓英，别号尤青(1941年1月别号改为慈威)。1896年(清光绪22年)3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百侯镇渔洋坪村，曾考取保定军校被编入第八期炮科，与陈诚是同班同学，两人是莫逆之交，在日后漫长的从军生涯中，他一直追随陈诚。在国民党派系中，被称为土木系。

1937年11月10日，罗卓英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，协助唐生智保卫南京。南京失守后，罗重回苏、浙、皖边区，接任薛岳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，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；1938年夏，罗卓英率部在澎湖战场上与日军激战，于流淞桥一带歼灭大批敌人，多次挫败敌人在湖口一带的登陆企图；同年9月12日，罗卓英代替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职务。10月25日，武汉沦陷，罗的第19集团军归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(薛岳代)指挥，此次南昌会战，罗任战区前线总司令，负责直接指挥。随后不久，罗卓英将军以几乎等同于日寇的兵力，创造了著名的上高大

捷，堪称抗战以来最精彩的大捷。他还作为中国远征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远征印缅，并且提出了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口号，是一名典型的爱国将军。

一名参谋轻声提醒：“总司令，您已经两天没合眼了。”

罗卓英惘若未闻：“预9师、98师、118师都到哪里了？”

参谋立正：“报告总司令，都还在路上，只是……雨都齐了膝盖，部队行进实在太困难了。”

罗卓英微闭双眼，叹了口气：“听闻日军113联队少将联队长饭野贤十刚刚在馒头山被我击毙，若非老天作难，我当一鼓作气，反守为攻。79、49两军借助预9等三个师的增援，是可以变内线守势为外线攻势的……多好的机会！”

另一名参谋喊报告入内。

“报告总司令，日军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，已逼近南昌附近！”

罗卓英大惊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参谋道：“据查，我部队撤退时，未能及时破坏该段公路而仓促退走，才使日军得以向南昌方向机械化快速推进。”

罗卓英怒极道：“什么乱七八糟，全无章法，给我严查撤退部队！”

参谋不语，默然望着门外。

罗卓英脸色铁青，挥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叉，叹息道：“南昌……”

门外传来一轻微声音：“报告！”

罗卓英：“进来！”

“26师78旅旅长王克俊向总司令报告！”声音陡地变得洪亮。

罗卓英一愕。

川军26师他是知道的，在淞沪会战中，26师以破旧的装备和残缺的部队坚守阵地7天7夜，面对敌人的坦克大炮，他们靠打冷枪，扔手榴弹，咬牙肉搏，和日军进行了生死血战，四个团长阵亡两个，14个营长伤亡13个，连、排长伤亡250多个……全师只剩下七百名还能站起来的士兵，虽然伤亡率高达90%，但阵地却没有丢。26师因此被评为淞沪会战中最优秀的部队之一，这样的荣誉即使在中央军中也是非常了不起的，何况这样一支缺枪少弹的杂牌部队。

罗卓英脸上终于有了点笑容，“杰夫老弟，前方战况如何了？”

杰夫是王克俊的字号，他万料不到总司令不仅知道自己，还能直呼自己的字号，他有点受宠若惊道：“总司令！”不知是激动还是痛苦的缘故，眼里饱噙泪水的王克俊哽咽着，“总司令，前方……恐怕……要守不住了，卑职是过来请求支援的！”王克俊哽咽了很久，方才说出这几个字。

“26师打得不错啊！”罗卓英苦笑，“听闻日军刚刚在馒头山就丢了个联队长！”

王克俊答道：“卑职……不曾听闻，仗一开打就顶不住了……”



罗卓英点头说：“不怪你们，鬼子这次倾巢而来，火力的确太猛，不仅你馒头山，南昌、安义恐怕都不能守了，你……暂时也随我们一起走吧！”

王克俊愕然，“可是总司令，弟兄们还在苦苦支撑呢！”

“尽人事听天命吧，不是我不想打，是老天不让打，你一路上该看到了，援军一直在过去，但是能有多少及时赶到呢！”罗卓英的语气中透着无奈。

一名参谋朝王克俊使了个眼色，“王旅长，总司令有安排的，你就按他说的做吧。”

罗卓英说：“我对不起大家，是我食言了，战前我曾信誓旦旦，向南昌的父老乡亲和三军将士保证，南昌至少半年不陷，可如今……”罗卓英叹息了一声，“战局难料啊！”

王克俊不语，看着一起上前收拾文件的几名参谋，他的眼里渗出了泪珠。

馒头山，日军106师团对我阵地再次发起总攻。

数月前的万家岭大捷，106师团陷入我74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包围，遭到“毁灭性的打击”（冈村宁次语），随后重组，被公认为日军最差的部队，此次南昌之役，冈村有意给该师团一个雪耻的机会，但他将106师团作为主攻部队的做法连日军大本营都表示了强烈反对，参谋本部的上司们认为冈村“疯了”，日军总参谋部更是特地从总部派遣少佐参谋犬养一郎前往11军司令部监督冈村。

106师团其实也是犬养的老部队，他比谁都希望106师团能够雪耻，但他和总参谋部其他日本军阀一样，不愿意看到冈村“胡作非为”，此刻，犬养更是带着亲弟弟犬养二郎，直接从11军军部来到106师团前线。

106师团113联队长饭野贤十的家族和犬养家族世代相交，饭野被中国军队49军机枪手击毙，国仇家恨使得犬养异常恼怒。

“为师团雪耻，为饭野君报仇，冲啊！”犬养狂舞着指挥刀，凶神恶煞地指挥部队作战。

49军阵地上，一批批的鬼子兵被阻在半山腰，张天龙的ZB—26吐出鲜红的火焰。

“八嘎，就是他！”不远处一个鬼子兵指着疯狂射击的张天龙嗷嗷叫着。

犬养一郎从旁边的鬼子手里接过望远镜，顺着吼叫鬼子的手指找到了张天龙。

“炮兵作业，预备！”一名鬼子小队队长高声喊道，随着一声震天的迫击炮炸响，张天龙刚才待过的地方浓烟滚滚。

“八嘎，不许开炮，活捉，要活捉！”犬养跑过去，朝发射迫击炮的几名鬼子狂踢着。

但张天龙好像预料到小鬼子的炮弹要过来一样，鬼子炮弹呼啸声刚刚响起，他就像个猴子一般窜到另一处掩体了。

“轰”一声爆响，张天龙刚才待过的地方被炸出一个斗大的坑。

“想要老子的命，小鬼子你还嫩了点。”张天龙一声冷笑。